

聚|焦



2012年3月1日,马尔代夫马累,马尔代夫前总统穆罕默德·纳希德的支持者包围着议会发言人阿卜杜拉·沙希德,阻拦他召开议会会议。示威人群由前总统穆罕默德·纳希德的支持者组成。

障碍重重

韩国《中央日报》 朝美协议喜忧参半

朝鲜和美国通过罕见的“华盛顿·平壤”同时公告的形式,对外公布了第3次高层会谈的结果。双方的协议内容超出了人们的期待。可以说,过去3年一直陷入胶着局面的六方会谈的重启已指日可待。从缓和自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去世后,朝鲜半岛政局不确定的层面来说,此次会谈结果也具有积极意义……但正如“恶魔藏身于细节之中”一样,将协议内容具体化仍然存在众多难题,更何况双方公布的内容也存在差异。

英国《金融时报》 共和党正自我流放

大型政党总会时不时地遭遇两败俱伤的內斗。这种情况在里根时代的美国民主党身上发生过,也在撒切尔时期的英国工党身上发生过。今天,美国共和党在一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角逐中,正在自我流放。这场党内初选比大多数选举都更一地鸡毛,更对人不对事。要想在11月大选到来之前修复已然造成的破坏,恐怕为时太晚了……尽管罗姆尼在他的大本营密歇根州以微弱的优势险胜,但他貌似已经成了一件残次品。

日本《每日新闻》 大地震周年思得失

自去年3月11日发生大地震,已经过去快一年。这一年,我们失去了什么,又获得了什么,应该借此机会好好反思。过去一年,我们失去的东西可谓巨大,约两万人失去宝贵的生命,数十万人失去了财产、工作和生活。在发生核事故的福岛灾区,人们甚至失去了在故乡居住生活的自由。但是,过去一年,我们也收获了许多。面临逆境顽强地重建生活,日本民众的坚强让世界刮目相看;而在灾难来临后的感同身受的“血缘感”和团结意识,更值得大书特书。

观天下

俄罗斯反对派的挑战与机遇

2012年俄罗斯总统大选已经接近尾声。在最后一天的静默日子里,选民们可以安静地思考自己的选择,而对于旁观者,也可以整理一下数月以来的印象。

对手仍是老面孔

正如人们所看到的,这次大选出现了很多新现象。由于对去年底杜马选举结果的质疑,走上街头的抗议人群不仅将矛头指向了执政的“统一俄罗斯”党和中央选举委员会,更指向了准备第三次竞选总统的普京。在“为了诚实的选举”的口号下,新的选民阶层登上了政治舞台。

在总统选举中,普京的对手们大多是老面孔:久加诺夫、日里诺夫斯基和米罗诺夫分别来自三个通过杜马选举进入议会的“体制内”反对党。多年以来,他们拥有相对稳定的选民团体,支持者的比例和杜马选举的结果相差不

太多。总统候选人中的新人只有一个:独立参选的亿万富翁普罗霍罗夫。可以认为他是右翼自由派的代表,可以吸引部分中产阶级选民。但也有人认为他不过是个“托”:当局批准了他,但否决掉了来自亚博卢党的亚夫林斯基的候选人资格就是证据。

在普京同其他候选人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,总统选举的结果似乎变得没有那么重要——更为重要的是选举过程的公正和透明,以及当局进行政治改革、同反对派进行对话的诚意和效率。

克宫影响削弱

从某种意义上说,主导俄罗斯国内政治体系发展长达13年的前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的离职,标志着俄罗斯政治体系新的一页。即使不能说俄罗斯的“可控民主”已经破产,但克里姆林宫对政治进程的控

制力和影响力确实在减弱。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,选民群体发生着变化,必须有新的口号和纲领,以及实施它们的新面孔和新方式。

杜马选举后,总统梅德韦杰夫开始了他领导下的政治改革:放宽政党登记制度和选举制度,恢复地方行政长官的直选等。如果这种改革能够切实进行下去,体制外反对派将获得融入国家政治生活的机会,“统一俄罗斯”党,以及俄共、自由民主党和“公正俄罗斯”党这些体制内的反对派,都将面临更加激烈的政治竞争,而更加自由、较少受到当局影响的力量整合,也将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。

反对派有待发力

所谓的体制外反对派,既包括那些未能进入杜马的合法政党,比如亚博卢党和正义事业党,也包括那些并未获

得合法地位的政治运动,比如右翼的人民自由党,乌达利佐夫的“左翼阵线”等。

政治力量的整合并不是简单的事,而吸引选民更加困难。对于右翼自由派,从总体来说,他们既有物质资源(如亿万富翁普罗霍罗夫),也有从政经历(比如前副总理库德林),但统一的纲领和领导层需要长时间的加工和磨合,缺乏行政资源更是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。但毫无疑问,他们肯定从博洛特纳亚广场和萨哈罗夫大街上获得了宝贵的经验。而且,俄罗斯的制度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允许他们施展拳脚。

实际上,这次俄罗斯总统选举的意义,不在于确认谁的统治地位,而在于民主规则的延续和革新,其效力,将在四年后的杜马选举和六年后的总统选举中体现出来——如果它们不会被提前的话。

刘乾(莫斯科大学博士)